

基督教的聖經研究和神學發展

楊東川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提後三16)，一切得救的要道均載於「聖經」。基督教新舊各派共同的經典是「舊約全書」與「新約全書」，合稱「新舊約全書」或「聖經」。其中，「舊約全書」也就是猶太教之經典——「聖經」。據希伯來書第八章十節的解釋，「舊約全書」是上帝與猶太人所訂的約，由於猶太人「不恆心守約」已成歷史陳勅，故稱「舊約全書」。基督教本身的經典是上帝與基督徒另訂的新約，由耶穌基督作為中介，故稱「新約全書」。基督教各支派雖都接受「舊約全書」為經典，但更正教所承認的「舊約全書」較天主教、東正教少七卷。因為前者只承認「舊約」的原文本，即卅九卷的希伯來文本，而後者則承認四十六卷的希臘文譯本，對於此譯本增加的七卷，更正教認為不具有希伯來文本聖經的權威，故不做為「舊約全書」的內容，稱之為「次經」。更正教的「新約全書」的內容與卷數和天主教相同，故更正教的「聖經」共六十六卷，即卅九卷「舊約全書」和廿七卷「新約全書」。「舊約懷抱新約，新約展開舊約。新約藏在舊約裡，舊約顯在新約中。舊約是新約的蓓蕾，新約是舊約的怒放」(語出奧古斯丁)，上下一貫，絕不矛盾，成為基督教徒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準則，其微言大義，放諸四海而皆準，歷經萬世而不易。

一、宗教改革時期

基督教自馬丁路德於一五一七年吹起宗教改革的進軍號，並於一五二九年正式與羅馬天主教一刀

兩斷，路德趁機提出「因信稱義」說，主張「聖經」是人們信仰的最高準繩，人們只要依據「聖經」，產生對基督的真正信仰，就能稱義，靈魂得救，成為上帝所承認的人。據此理論，每個人均可在閱讀、理解的基礎上解釋「聖經」，產生信仰，從而得到精神上的解脫與安慰，滿足宗教上的需要。這一理論有力地打擊了封建神學的要害，擊碎了教皇的神聖光環，從根本上否定了教皇的權威。馬丁路德的功業彪炳，史有明載，然而有關他的筆下功夫，我們卻只知道他是早期翻譯聖經的能手，在許多方面比天主教的「武加大譯本」更浩瀚、更確切；若無手民誤植，德文聖經乃為最佳譯本。然而他對「聖經與解釋」卻信誓旦旦地說：「哦，上帝會讓所有的解經消滅，包括我的或那些一切的教師的，而每一個基督徒只要認定單純的聖經為上帝的話！」不過後來路德認為神學博士根據其在職誓約，有責任向世人解釋聖經，並教導每位(個人)。這是要打破教皇對聖經解釋權的壟斷。

基督教的另一位重要奠基人約翰加爾文的神學思想在許多方面源自路德宗的思想，如強調聖經是基督信仰的唯一根據和權威；更要緊的是，加爾文幾乎把整本「聖經」六十六卷都註釋了。此註釋的英譯本就涵蓋五十五大卷，若再加上其他如「基督教要義」的作品，便不愧稱為著作等身。加氏的聖經註釋一直享譽士林，他也是最多被引用的古典學者。如果路德號稱為「聖經翻譯家的王子」，那麼，加爾文便可當之無愧地稱為「聖經註釋家的王

子」了。加爾文的學養從其生平對手阿米紐斯·雅各 (Jacobus Arminius, 1560-1609) 的證言可見一斑：「我對我的學生說：『除了研究聖經以外，必須要參考加爾文的註釋』。我欣賞加氏的註釋才華高過赫爾墨克 (荷蘭神學家)。加氏的聖經解釋造詣，無人能出其右，自從古教父的著作流通以來，加氏的註釋實為上上之選。所以我承認他擁有與眾不同且超越群倫的最卓越預言遺產」。

加爾文的研經心得發人深省，他相信「當聖經在聖靈的內在說服力確定了，才能有效地產生上帝的拯救知識」。「人離棄聖經，就一廂情願地用一些其他方法去就近上帝，這樣做必須被視為抓狂的動機，而非錯誤的誤導而已」，因此我們有勤讀聖經和聆聽聖經的義務。鑒於聖經經常受人懷疑，又被多方面的解讀，他說：「我們也必須加上聖靈的判斷……信徒必須以聖靈作為領袖和嚮導，不偏離又依照聖經來判斷每一樣教理」。

二、啟蒙運動時期

十八世紀是西歐歷史上重大轉折的時期，也是基督教飽受衝擊，動盪不安的一個世紀。在此時西歐出現了產業革命，標示著近代工業的誕生，導致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而其思想基礎則是啟蒙運動。它猛烈地砲轟基督信仰兩大支柱：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滅，使得後者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只有力求振興信仰，挽救危機，堅壁清野，保守陣地。一批虔誠的基督徒針對此一嚴峻形勢，發起了靈性奮興運動。此運動特徵是：提倡認真閱讀「聖經」，啟發靈性，增強信心；強調靈修自省，克己復禮，以自己的道德規範作見證；在組織上嚴密精謹過著集體生活，互相監督；充分發揮教會的功能，加強社會服務和宣教工作。

這一奮興運動燃起熊熊大火，火勢蔓延至西歐北美。但在德國，有路德宗的敬虔派興起，主張自我反省，認為人類理性是神性之反映和再現，通過自省可以獲得真正的信仰，一度從者甚眾。原「莫拉維亞弟兄會」更名為「弟兄合一會」，強調基督救贖、普世之愛的教義，信徒過集體生活，友愛互助，生活簡樸，並到蠻荒之地宣教。在北美，興起了野火燎原的「大覺醒運動」，代表人物是那位公理會的學者牧師愛德華滋，他力圖為基督教提供哲學的論證，認為「神聖之愛」應超過其他世俗之愛，藉此重新喚起群眾的宗教熱情，其講道遍及新英格蘭的北美十三州。在英倫三島當然就是衛斯理昆仲與摯友威特非德所發起的「循道派運動」。此三傑出身牛津，滿腹經綸，文采奕奕，早期以「聖社」發勅，並以「聖經」為至高權威，自勉為「一本書的人」(homo unius libri)，要求信徒認

真研讀「聖經」，依聖靈的啟示行動，嚴格宗教生活，至少每週一次，以遵循基督徒的道德規範，振奮精神，增強信仰。衛斯理對聖經情有獨鍾，一向採取「高度展望」(High View)。這並非淪為「聖經崇拜」(Bibliolatry)，也非採取狹窄的「無謬論」(inerrancy) 定義來支持其說。他一再地說：「哦，賜我那本書！不計何價，賜我上帝的書！」

衛斯理相信有四項大而有力的論辯，強烈地激發我們相信「聖經」一定來自上帝，亦即：「神蹟，預言，教義的良善，以及作者的道德品格」。「所有的神蹟來自上帝的能力；所有的預言來自上帝的識見；教義的良善來自上帝的良善；作者的道德品格來自上帝的聖潔」。

衛氏解經的通則如下：「如果本文和他原文不抵觸的話，要採取本文的字義；但在那種情形下隱晦的本文必須參照那些較明顯的原文加以解釋」。這項原則迄今仍為福音派解釋「聖經」的圭臬。不但如此，衛斯理還教導從人每日讀經的方法：

「如果你想最有效地讀聖經……且聽下列忠告：(1)每天上午和晚上盡可能騰出一些時間來做些工作。(2)每一次讀一章舊約，一章新約；如果辦不到，就讀一章或一章的一部分(3)讀的時候要一心一意，認識上帝的全部宗旨，並下決心遵行。(4)經常注意信心的類比，那些偉大基本教義之間的聯繫和合參、原罪、因信稱義、重生、內在和外在的聖潔；(5)在查考上帝諭令之前要迫切禱告……也要以禱告結束(6)間或停下來，就心靈和生活內省所讀的聖經，也是如此大有功效」。

福音運動推進了聖經和教會書刊的發行。一六九九年布瑞 (Thomas Bray) 建立了「基督學術促進會」，一七九九年各宗派在倫敦合辦「聖教書局」，一七一〇年德國的康斯泰因 (Hildebrand von Canstein) 創立了聖經公會，一七八〇年和一七九二年在英法出現了類似組織，一八〇二至一八〇四年間由查理 (Thomas Charles) 倡導在倫敦成立了近代大型聖經公會，不久在愛爾蘭，蘇格蘭和美國也建立起大規模的聖經公會來了。

三、十九世紀的考據時期

十九世紀的基督教大體上恢復了它在十八世紀的失土，重新活躍了起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時出現了「聖經考據學」，又稱「聖經批判學」。聖經考據學是應用德國客觀主義歷史學派創始人藍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提倡的考據、訓詁、比較的方法，研究聖經各篇之真偽、聯繫、年代及可信任的新學科。德國杜平根大學出現了一個更為激進的更正教史學和新約的考證學派，近代聖經考據學即由此而開先河。該派主要

倡導者為包爾 (F. C. Baur, 1792-1860)，參與者尚有施特勞斯 (David F. Strauss, 1808-1874)，鮑威爾 (Bruno Bauer, 1809-1882) 等人，他們在研究中應用了黑格爾的哲學觀點，其研究重點最初為信條學、教會史，最後集中於新約和早期文獻可徵的考據分析，以及基督教的起源問題。

聖經考據學後又傳到英國，出現了一批聖經考據學者，如魏斯考 (Brooke F. Wescott, 1825-1901)、霍特 (F. J. A. Hort, 1828-1892)、雷特福 (Joseph B. Lightfoot, 1828-1889)，他們都認為聖經的考據和研究能與教會的正統信仰相結合。一九一〇年人道主義學者史懷哲所發表的「歷史上的耶穌研究」一書深具自由主義色彩，但無庸諱言的，此時聖經考據學更成為聖經研究的主要學科之一。

四、二十世紀的時期綜覽

聖經研究和神學發展及「齡」成為「動」，並在二十世紀中葉 (1920-1970) 羽毛豐滿。在前一世紀當中聖經神學由於宗教史研究的興起，以進化論的自然主義哲學來取代啟示的宗教，而黯然失色。第一次世界大戰粉碎了進化論信條的天真樂觀的一面，神學的氣候因之產生「變天」。歐洲大陸的學者由卡爾巴特以下，經過一陣子暗中摸索之後，毅然回歸到宗教改革時期以聖經研究為主軸的趨勢。這一股歐風逐漸吹到北美新世界，不過美國神學界的議程，主要放在如何在基要主義和現代主義相持不下的僵局中，找到一條又真又活的出路，這項關懷的餘波盪漾，一直持續到今日的聖經研究和神學發展，其關鍵不在重新釐定一個教義宣言，也不是回到一個神學系統，而是盼望穿透聖經的核心，掌握聖經詮釋的微言大義。

本世紀的基督教會對於聖經的態度，若即若離，忽冷忽熱，有時束諸高閣，令其塵封日久；有時噓寒問暖，呵護備至，「不可一日無此君」：

(一)大抵在二十世紀初葉，基督教會深受理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侵襲，神的話語形同具文，經過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等有心人抽絲剝繭「解除神話」之後，聖經只是一種經過「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 後的文學作品，又是原始教會為了推廣教義，加油添醬的「神話範例」(Mythological Paradigm)。以新約為例，除了耶穌生平與教訓之外，都是「假傳聖旨」穿鑿附會的宗教產品。

(二)嗣後本世紀中葉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兵燹洗禮，人類的文明幾乎毀於一旦，劫後餘生的教會，試圖從廢墟中幫助人們重整家園，恢復舊觀。在美國的中產階級社會中，產生了兩位代表人物：

一為已故紐約河邊教會 (Riverside Church) 的名牧富司迪 (Harry Emerson Fosdick) 及新近去世的前紐約大理石大學歸正教會 (Marble Collegiate Reformed Church) 牧師兼《標竿雜誌》的編輯皮爾 (Norman Vincent Peale)，皆以宣傳改良自我的「積極人生觀」著稱。聖經成為宣揚「自我心理建設」的敲門磚，及一連串「心理學速成方案」的包裝糖衣。

(三)到了六十年代，又有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登高一呼，提倡以「革命神學」為基礎的民權運動，一時風起雲湧，影響所及，導致第三世界一向為天主教勢力範圍之拉丁美洲，開始醞釀「解放神學」，基督教會的講壇充滿了騰騰的殺氣，由上世紀末以愛和服務為旗的「社會福音」躍升為以政治武器掛帥的「社會行動」。最膾炙人口的講章當為新約《路加福音四 16-19》及舊約《出埃及記》的救恩歷史。

(四)七十年代，由於嬉皮士的文明，反傳統的「返璞歸真」運動，福音教會把握時機「乘虛」而入，提倡「歸回聖經運動」；一時之間，福音講壇仿如暮鼓晨鐘，開始傳出「解經式的講道」(Expository Preaching)，由原文訓詁 (Exegesis)、聖經背景，到日常生活的應用，上窮碧落下黃泉，面面俱到，潤澤危機時代乾涸的心靈。其中佼佼者當推英國的學者鍾斯爵士 (Sir Lloyd Jones) 及巴克萊 (William Barclay)，堪稱一時瑜亮。前者以醫師身分蒙召獻身，中年得道，彌覺今是昨非，時不我予，一卷羅馬書在手，講了三年仍然意猶未盡，會眾聽得如痴如狂，座無虛席，把講道的藝術提升到化境 (state of the art)；後者為古文學者出身的佈道家，多才多藝，謙恭自抑，以一套十七冊的新約聖經註釋，深入淺出，夾敘夾議，造就眾教會。

(五)時至八十年代，普世飽受「未來學」的衝擊，紛紛步向「末世論」的不歸路，並且躍入「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的氛圍中。《啟示錄》原為聖經壓軸之作，此時搖身一變，成為神學之母。代表新派思想的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1926-) 提出「希望神學」(1964)，以十字架為大地的希望，把基督教人道主義和末世思想結合起來；基要派則努力詮釋預言：以時事的天災人禍來解釋「末日」將臨的事件，並為耶穌再臨的「行程表」定時定位；福音派則戰戰兢兢，推廣普世宣教運動，以迎廿一世紀的翩然降臨。如此，基督教會不期而然地形成宗教的「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各自為政，各傳其道，呈現一種百花齊放，百鳥爭鳴

的多元主義神學思想。在所謂「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及有「世紀黑死病」之稱的愛滋陰影之下，異中求同，攜手迎接公元廿一世紀的來到。

(六)跨入九十年代，啟示錄式的災難接踵而至，規律得驚人——天災人禍總是伺機而出，剛剛簽訂了核武協定，不久又是灣區風雲。基督徒普遍恢復了研究「默示文學」的關懷。在世俗的眼光中，「千禧年」則象徵人類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是揮別過去，邁向新里程的分水嶺。這特殊的時刻愈迫近，有關「千禧年」的傳說愈盛。很多基要派信徒已在呼籲準備迎接基督實際降臨。另一方面，好事者則預言地球在公元二千年左右會發生一場劇變。報紙還以大號標題報導地球溫度上升，臭氧層有破洞的消息，不少人更以為世界末日就在眼前，而遑遑不可終日。公元二千年，不僅是一個新世紀的開端，也造就一股宗教熱潮。無論在歐美、非洲、東南亞都聽到「迎接公元二千年」的宣教運動，形形色式的宗教在世界各地已如火如荼地復甦起來：猶太教的重建派、日本的神道教、回教什葉派、基督教的靈恩派，到處都造成了萬人空巷。新正統派神學家柯克思(Harvey Cox)在哈佛大學開了一門「耶穌與道德生活」的宗教課，結果教室擠得水洩不通，約有一千名學生凝神諦聽，盛況空前。

然而神的話語需要講解清楚，才能身體力行。單單高舉聖經的權威性還不夠，必須把箇中隱密的真理揭曉，發潛德之幽光(彼後一19-21)。解經的工作向來艱鉅，當事者須以戒慎恐懼的態度為之。聖經學者將經文的意思與哲理還原，是為「原文解經」(Exposition)；若將原文再另外賦予新的哲理，仿如郢書燕說，便是「靈意解經」(Imposition)。前者純為客觀的分析，後者則滲入主觀的體會，兩者融合則成為聖經「註釋」(commentary)。按生活在發展，歷史在發展，連讀者的領受和啟發也在發展，這就是為甚麼時至今，陸續有聖經新譯本及更新的「聖經註釋」紛紛問世，而仍供不應求，洛陽紙貴。

結論：聖經研究和神學發展的最新狀況

除了上述「聖經」解釋的魚龍曼衍發展之外，神學解釋學也是當代基督教神學發展的最新動向之一，它受當代西方哲學解釋學的影響，與基督教傳統中的「聖經」解經學和詮釋學有關，但不完全相同。後者側重於「聖經」神學，而神學解釋學注重神學和宗教哲學。

西方解釋學理論可追溯到士來馬赫，哈納克和巴特等人的思想，在海德格和布特曼那兒吸吮了養

分而有過突出的進展。當代哲學解釋學的主要代表為德國哲學家、海德堡大學教授伽達瑪(Hans Georg Gadamer, 1900-)，主要著作為「真理與方法：哲學解釋學要略」(1960)，以及法國哲學家、巴黎大學教授利高(Paul Ricoeur, 1913-)，主要著作為「解釋的衝突：解釋學探討」(1969)等。基督教神學解釋學的著名人物則為愛百齡(Gerhard Ebeling, 1912-)和榮高(Eberhard Jüngel, 1934-)。愛百齡的思想在當代基督教神學中有較大的影響，但他對語言的過分強調和偏愛，引致不少批評，基於這些意見，愛氏從善如流，正不斷地修正和改善其神學解釋理論。榮格爾則是目前在杜平根大學最受歡迎的神學家之一，他的神學思想在當代西方有著較大的吸引力，但他的體系還在醞釀之中，人們正在引頸等候他的「系統神學」的問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學的聖經研究」旋風也正迎面撲來，在夠好(E. R. Goodenough)的華誕誌慶紀念專集(Festschrift, 1968)，葛蘭特(F. C. Grant)提出以心理學詮釋聖經的價值和重要性，甚至必須性。不過葛氏並非第一個考慮將心理學的亮光應用到聖經經文的可能性和需要性的學者，排行榜上的風雲人物有布塞(Wilhelm Bousset)、卡得衣利(Henry Cadbury)、德斯曼(Adolf Deissmann)、甘可(Hermann Gunkel)、泰勒(Vincent Taylor)和桑德(William Sanday)等人。比較新近的作家尚有克林斯(Adela Y. Collins)、史格洛(Robin Scroggs)、陶伯特(Mary Ann Tolbert)、溫克(Walter Wink)、吳維那(Wilhelm Wuellner)、和提昇(Gerd Theissen)；另外還有筆者的業師羅林斯(Wayne Rollins)及桑福特(John Sanford)等人。舉例來說，提昇的代表作是「保羅神學的心理學層面」(1987)，嘗試綜合並應用三大心理學說亮光——學習理論、精神動力和認知心理學——在聖經經文的訓誥裡。羅林斯的「容格和聖經」(1983)已為研究容格的聖經解釋學的經典之作，一紙風行，不久有日文譯本。最後要提的是桑福特的「神秘的基督信仰：約翰福音的心理學註釋」(1993)，此書為以心理學的角度來註釋聖經作了開路先鋒。看來今後的聖經研究與神學發展已不再侷限於外在的歷史，而正朝向內在歷史的心靈地圖作進一步的挖掘，吾人將拭目以待其開花結果。(完)

作者楊東川博士，任職台灣衛理神學研究院，
本社「中文聖經註釋」作者之一。

交流的延續

記回歸後首次全國兩會代表團訪港行

蘇成溢

一九九六年的一月中，本社代表一行五人，應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所邀，首次組團正式到國內進行交流訪問。既稱為交流，就應該是相互的。因此我們訪問了中國教會之後，即時向全國兩會發出了回訪的邀請。經過了二十個月的時間，中國基督教兩會的同工終於來了。

代表團一行八人，由全國三自會秘書長鄧福村牧師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兼全國文字出版事委員會主任沈承恩牧師率領，成員還包括陸傳芳長老、徐如雷教授、包智敏先生、梅康鈞先生、陳忠先生及馮浩牧師等，全為中國教會參與文字出版工作的同工。

代表團於97年12月1日中午抵港，5日返回內地。五天的行程除來社與文藝的執行委員及同工進行出版經驗和心得的交流，並出席由本社主辦的公開性的文字事工分享聚會，與一群關心中國基督教出版的香港同工同道們，進行坦誠而親切的分享。除此之外，代表團在本社的聯絡下還探訪了本港的宗派教會、教會機構和神學院，進一步加深了彼此間的認識。

在12月3日的公開性分享聚會中，除首先由沈承恩牧師精簡地介紹過去及目前中國教會的出版事工外，代表團其餘的七位，均有機會在會中回答提問及分享體會。當中有見證七九年教會重開後文字事工是如何重新開始的；有分享在參觀過剛舉行了的香港第十三屆基督聯合書展的感想的；有回應中國教會在進行本色化神學探討時的重點和步驟是哪些。而最尖銳的，莫過於在會中有與會者提問近日《天風》一篇對香港梁家麟博士研究關於吳耀宗先生的著作的評論文章，所引起的疑慮的問題。這提問得到鄧福村牧師及陳忠先生先後作答，營造了開放而坦誠的分享氣氛，增進了彼此間的了解，也給兩地教會相互溝通帶來了積極的幫助。

中國基督教兩會文字出版代表團的同工，在與文藝的執委和編輯部、製作部同工交流時，大家不單回顧過去分享現在，更前瞻未來。當我們談到98年以至公元2000的出版計劃時，除了神學、釋經、

聖樂及課本等的新出版外，更提到香港回歸以後，本社會以中華大地的需要，成為我們的出版取向之一，藉此不斷加深香港讀者的中國人意識，這都得到國內文字同工的共鳴。

至於本社與中國教會的交流與合作方面，代表團團長特別指出，在全國兩會十個事工委員會中，已有兩個跟文藝有合作的關係：其一是聖樂委員會——與本社共同努力進行《新編讚美詩》中英對照版的出版工作；其二是文字出版事工委員會——本社的「每日研經叢書」(巴克萊)全套將由南京方面出簡體字版注釋本。未來，若然文藝的中國神學培才計劃正式落實，就會與第三個委員會——神學教育委員會——有關了。

九六年本社應邀到中國內地訪問及九七年中國代表團的回訪，不單促進了兩地教會及文字事奉同工的交流和聯繫，更說明了彼此合作的機會，將會愈來愈多。

三年半前，筆者曾經說過：「我們過去承受廣學會很多的寶貝，使香港及海外很多華人基督徒，能閱讀到許多很有價值的書。四十三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看到中國教會正蓬勃發展，數以百萬以上信徒，和十億以上同胞在心靈和信仰上有那麼大的需要之際，豈不是『文藝』去貢獻中國、服事中國教會的一個時候嗎？」感謝主，這個時候已經來到，讓我們與中華眾信徒一同努力，在上帝所造的神州大地，貢獻自己，見證福音。



全國兩會代表團探訪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delegates visited
Chung Chi Theology Division

燕京大學與普天頌讚 (二)

(二) 梁季芳

梁季芳是《普天頌讚》裡「明星燦爛歌」的浣沙溪調及「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的誠敬讚調¹兩曲的製調者。她於1906年5月2日生於廣東省廣州市。她父親雖然是一位滿州官宦，但梁季芳從小在基督教學校就讀，也經常在學校的聚會任司琴。

中學畢業後，梁季芳有機會上北京在燕京大學進修。她在燕京大學主修教育，副修音樂，在范天祥（Bliss Wiant）門下受教。從燕京大學畢業後，梁季芳返回廣州，在廣州培道女子中學及協和女子師範學校教授音樂。

後來成為梁季芳夫婿的馬基磐（Peter Mar），1902年7月3日生於加拿大卑詩省維多利亞城（Victoria, B. C.）。馬基磐於1922年成為第一位華裔人士畢業於馬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獲科學士學位。他繼續留在母校肄業，於1924年獲科學碩士學位，主修化學。畢業後，馬基磐橫渡太平洋回到中國祖家廣州市，在培英中學教授英文及科學。此時他又主持學校的早會及帶領唱詩。大概在1925年他已認識了梁季芳小姐，但兩人都有志願繼續深造，因此把感情的問題暫時擱下。馬基磐回到加拿大，在馬尼托巴醫學院（Manitoba Medical College）習醫。1934年馬基磐拿到了醫學博士學位後，便重返遠東服務。1935年與梁季芳小姐在上海結婚，建立他們的新家庭。馬基磐醫生當時任職於上海的雷士德醫學研究院（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馬氏夫婦育有二男一女。長男四歲時便夭折。他們一家在旅滬廣東中華基督教會崇拜。因為馬醫生的英文名字是Peter Mar，在教會裡大家都稱他為馬彼得醫生。也因他喜好音樂，尤其對合唱方面的聖樂最感興趣，他被邀擔任聖樂團顧問多年。²1937年筆者被委接任聖樂團指揮。初出茅廬，隕越不免，幸蒙各長者們常加以指點鼓勵，獲益良多。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百廢待興。馬氏夫婦於1948年帶著兩個孩子，馬超驥和馬愛梅，遷回到加拿大維多利亞城。當時加拿大對一般華人仍有種族歧視，認為華人只能做洗衣或餐館的工作。因此馬氏一家的生活相當清苦。梁季芳深感她的英文根底不夠好，很難找到適當的工作來幫補家用。於是她每天等孩子們睡覺以後，努力自修，收聽電台廣播來學習英文。有志者事竟成，梁季芳在華人社區中漸露頭角，常常被律師樓、醫務所、甚至政府部門邀請去擔任傳譯。1957年，他們一家要搬遷到首都渥太華，臨別時維多利亞市長特別褒揚馬梁季芳，稱讚她對該地社會的貢獻。不過，對海內外的中國基督徒來說，他們所記得的乃是她於《普天頌讚》裡兩首中國風格的優美曲調。

馬基磐醫生於1976年7月21日在溫哥華逝世。

馬梁季芳女士於1988年10月10日在溫哥華逝世。（全文完）

資料來源：梁季芳本人、馬超驥、馬愛梅兄妹

注釋

1. 據范天祥博士記述，誠敬讚調是當年聯合聖歌編輯委員會為新詩集徵求有中國風味的曲調約五百首來稿中獲首獎者。
2. 旅滬廣東中華基督教會的歌詩班於1935年組團往香港、廣州、佛山等地演唱，以提倡聖樂為號召，於是首創「聖樂團」的稱號。此後，其他許多教會也跟著把他們的歌詩班改稱為聖樂團，從此「聖樂團」不再是專有名稱了。

更正

上一期本欄第35行，述及李抱忱畢業於燕京大學的畢業論文，校對有誤，謹此致歉。

誤：「中學音樂科合起來的成果」，正：「中學音樂欣賞教材」也就是他的主修科和副修科合起來的成果。

短 訊

一、嘉賓到訪

- ◎ 美國哲吾大學 (Drew University) 神學教授奧頓博士 (Dr. T. C. Oden) 於 97 年 10 月 29 日到訪本社。
- ◎ 美國加州中華基督教屋崙長老會岑白堅牧師偕同夫人於 97 年 11 月 14 日到訪本社。
- ◎ 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代表團應本社邀請，於 97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來港訪問。(詳情請參閱本期的文章介紹)
- ◎ 浙江省基督教協會代表團一行十人應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邀請來港訪問，於 97 年 12 月 8 日到訪本社。
- ◎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余煊先生於 97 年 12 月 5 日應邀到訪本社。
- ◎ 上海基督教景靈堂林聲本牧師於 97 年 12 月 15 日到訪本社。

二、人事動態

- ◎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97-99 年度新一屆職位選舉，本社兩位顧問李炳光牧師及陸輝牧師分別當選執行委員會主席及合一與教會關係部主席、本社副主席高荅華女士當選為人力與資源發展部主席、社長蘇成溢牧師當選為信息編輯委員會主席。

- ◎ 門市部同工許錦亮弟兄於 12 月 8 日起離任，求主繼續引領許弟兄的新工作。

三、「世明學術講座」

由基督教文化學會主辦，本社及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協辦之「世明學術講座」，於 97 年 12 月 6 日下午假聖安德烈中心禮堂舉行，由陳耀南教授主講專題：「中國孝道與基督福音」，楊慶球博士回應。該講座參加者逾五十人，講者資料豐富，深入淺出，給與會者帶來福音與文化關係的啟發，演講後不單有學者回應，並有現場發問及討論，反應熱烈。

四、同工出訪華東

本社音樂編輯蔣慧民於本年一月三日至十一日期間，帶領香港科技大學合唱團一行三十多人到南京、上海的專上學院(包括南京大學、南京藝術學院、上海復旦大學、上海音樂學院及上海戲劇學院)訪問、交流，並於其中兩所大學舉行演唱。除了觀光兩市名勝，並順道遊覽蘇杭。

悼念

中國基督教兩會顧問、山東神學院院長、《聖詩典考》作者王神蔭主教於 97 年 12 月 25 日息勞歸主，本社同人謹致悼念。



浙江省基督教協會代表團訪問本社
Zhe Jiang Christian Council pictured at St. Andrew's centre



陳耀南教授主講「中國孝道與基督福音」
Dr. Y.N. Chan spoke in the Simon Ho's Lectures

B R I E F

N E W S

VISITORS

- ◎ We were very glad to have Dr. T.C. Oden of Drew University; Rev. & Mrs. P.K. Shum from Presbyterian Church in Oakland; and Rev. Lin Shing-Ben from Shanghai visited our office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1997.
- ◎ On December 8, 1997, 11 representatives from Zhe Jiang Christian Council visited us and we had a very happy gathering.

INVITATION

From December 1-5, 1997, we were very grateful that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ccepted our invitation to visit Hong Kong in sharing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Work in China. We have arranged them in visiting seminaries,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and different denominations. They all found it very fruitful in sharing with each other.

社長室 PUBLISHER'S DESK

雲南教會的啓示

The Inspiration from Yun Nan

蘇成溢

Rev. Eric S.Y. So

1997年11月21日中午我聯同十數位香港的教會及機構同工，在協進會總幹事曹敏敬牧師的帶領下，乘搭中國的航機前往雲南昆明，開始一連八天的雲南少數民族教會訪問行程。

整個雲南教會的探訪，除昆明外，我們先後到過思茅、瀾滄、班利、景洪等地方，訪問了苗族、拉祜族、佤族、傣族等少數民族的教會，與他們一起崇拜、一起進餐、一起分享。對於我個人來說，這次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能親身接觸到一群生活文化和教會模式跟香港差異很大的基督徒，實在使我得益不少。

雲南教會約有信徒70萬，佔全省人口百分之1.8。另一方面，雲南是一個以少數民族為主的省分，全省有少數民族25個，但其中信主的就有15個；因此比例上也不能算少。據雲南省教會同工告訴我們，其實在省內某些地區，少數民族信主的比率就很高。例如行程中我們所探過的一些鎮和鄉，有的差不多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村民都是基督徒；又如祿勸縣6萬人口中基督徒就達4萬人。

從雲南信徒的分享中，我們除了聽到上帝的奇妙作為外，還有一點十分重要的，就是教會在貧窮及被遺棄的人中的服侍。少數民族由於文化及經濟條件不足，大多是貧窮的農民，然而數十年來教會卻不斷的在他們中間工作；很多吸毒的、患傳染病的、被社會看不起的人，卻成為蒙恩的人，以致反過來變成滿有能力的人。今天，雖然雲南的神學院仍未重開，但教會卻仍然蓬勃的發展。我想，這正是由於他們在貧苦大眾的工作和擁有一支強大的義工隊伍所致。

耶穌基督親自指出他就是那位傳福音給貧窮人的救主，又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祂那裏去。（路四18-21、太十28）。我深信，一間關心貧苦大眾身心需要的教會必會成為一所有見證能力和發展蓬勃的教會；同樣，一間關心人民身心需要的出版機構，也能成為上帝所使用的福音工具。



蘇牧師攝於雲南萬子壩拉祜族教會前

Rev. So Visited La Fu Church

At noontime on 11th November 1997, we 14 people including pastors and Christian organization leaders joined together in a China Airline to start an eight-day visit to ethnic minority churches in Yun Nan(雲南).

In this trip we travelled to Ku Ming(昆明), XiMao(思茅), LanCang(瀾滄), BanLi(班利), and Jing Hung(景洪) where we visited tribes such as Miao(苗), La Fu(拉祜), Wa(佤), and Dai(傣). In those places we talked, ate, shared and worshipped together with local Christians. To me it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s I could communicate with some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se cultures, lifestyles and church activiti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Yun Nan has 700,000 Christians, that is 1.8% of the population. Also Yun Nan is a province of ethnic minority but among 25 minority tribes with 15 are being evangelized. Yun Nan church leaders told us that there are some towns and villages where 70% or even 90% are Christians.

From their sharing we heard of the work of God in action. But we found one very important thing, that is, churches have been working among the poor and grassroots for several years. In fact because of the poor conditions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most ethnic minority are poor peasants. However since the churches have been working diligently among them, and now many people who had been victims of discrimination have become strong witnesses for God.

Jesus said He is the evangelist for poor people(Luke 4:18-21). From the witness of Yun Nan churches I believe that any community which cares for the needs of the grass roots shall become a strong and growing community. No matter it is a church or a publishing house, the inspiration from Yun Nan has indeed given us a precious reminder.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總社：香港九龍彌敦道138號五樓A座

電話：2367 8031

門市部：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台灣分社：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42號9樓

電話：(02)8801647

社長：蘇成溢

編輯：范鳳華

傳真：2739 6030

傳真：2782 5845

傳真：883 4621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GENERAL OFFICE: 138 NATHAN ROAD, 4/F, A, KOWLOON, HONG KONG

BOOKROOM: 10 TUNG FONG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9/F, 242 SECT 4, CHENGTEH ROAD, SHILIN, TAIPEI, TAIWAN

Publisher: Eric S.Y. So Editor: Frances Fang